



王良德 著

澳门富豪

中国文联出版社



王良德 著

澳门富豪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172号

澳门富豪

王良德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三河县宏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5印张 3插页 224千字

1992年11月第1版 1992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

ISBN7-5059-1688-2/I·1158 定价: 5.40元

目 录

第一章	海棠经雨怯黄昏 珠胎暗结欲绝世.....	(1)
第二章	销魂无语霜天冷 初露峥嵘会白马.....	(27)
第三章	芳草又碧暗春潮 报恩心切拜慈母.....	(69)
第四章	慕凤凰寻寻觅觅 负东风碧华蒙羞.....	(107)
第五章	凄香雾雨怨曲重 一襟夙恨惹人愁.....	(140)
第六章	无奈华市惊湘梦 凄凉斜阳又断肠.....	(178)
第七章	杜鹃催归醉还醒 回首故国泪生痕.....	(208)
第八章	铙箫萧萧疏柳影 犹忆莺晓付雁声.....	(238)
第九章	是非真假终有别 阳关三叠鸡唱白.....	(271)
第十章	闻雷红尘骤起波 满眼江山驻韶华.....	(305)

第一章 海棠经雨怯黄昏 珠胎暗结欲绝世

澳门。

在明代中叶以前，澳门这个名字还未见于经史，但蚝镜则已列入官史、典籍。古人为何称澳门为蚝镜？众说纷纭，有说其沿海产蚝甚多，澳门半岛的南部有南北两海湾，这两个海湾，因地处三角洲，奔涌而至的珠江水充盈其间，如同满月之魄，“规圆如镜”，在依傍海湾周围的莲花山、西望洋山、东望洋山的衬托下，峰峦青翠，水波浩渺，犹如一面铜镜在夕阳的余辉里，流萤万点，星光璀璨。

从零丁洋驶进港口的一艘通体雪白的游轮鸣放着汽笛，渐渐放慢了速度，避让着从香港驶来的双体气垫快船。

香港来的快船船首上漆着“娱乐号”字样。

船底下的涡轮机排出的气体发出尖利的呼啸声，溅起老高的浪花，站在船首的一群到澳门这个销金窟度周末的男男女女，望着被浪花打湿了的另一艘游轮上的人们仓惶躲避的样子，“轰然”嬉笑、跳跃，似觉很好玩，很开心。

“娱乐号”双层舱，全部涂满了五彩缤纷的颜色，各款广告、美女时装、金店招牌……眩人眼目。广告牌下首前舱

板上有几个搔首弄姿的女子，摆着各种近乎挑逗的姿势，身着夏衫薄如蝉翼，身体的曲线和盘托出。她们正为一个大时装公司做活广告。

一群西装革履的男士，被逗得眼里冒火，不时发出啧啧的赞叹和轻浮的调侃，骚动的人群在这几个时装女人面前似一堵墙，水泄不通。

热闹、喧嚣的船首也有一个僻静的角落。

一位恬静的青年女子，身体倚着船舷的铁索，向渐渐靠近过来的岸上凝望着。

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厦正映入她的眼帘：高三十五层的富豪大厦似一把闪光的宝剑，通体镶嵌的折光玻璃幕墙，在夕阳里闪烁着金属般的光泽，似是钢铁铸就的。楼的顶端是鸽子笼般的镂空框架，镶挂着两个巨型金字：富豪。围绕着金字的霓虹灯已经大放光明，在五彩云气里，这座峻伟雄壮的建筑更加撼人神魄。

青年女子的肩轻轻抖动了一下，双手紧紧握住了扶杆，纤细的腰肢朝前探了探，藕荷色的衫衣紧裹着她那廓影清晰的后背，束在纤腰上的绦带被海风鼓荡着，两只花结儿调皮地上下飞舞。她那一双明亮的眸子急切地盯着“富豪大厦”似有千言万语，却只喃喃着：

“富豪大厦，哦，我回来了，你还是通体晶亮，眩人眼目，一点没改，一丝没变，太诱人了。过去和现在，每时每刻我都不承认自己是失败者，尽管世界对我并不公平，然而，我是可以有所作为的，正因为此我才去了纽约……学业有成，硕士学位？哦，漂亮的字眼，或许是印第安人的面具，怕面孔亵渎神灵，富豪——我要堂堂正正进入你的‘圣殿’

……能拒绝吗？”

她蔑然一笑，洁白若凝脂的面颊闪着冷艳的光泽，刻在嘴角的一条冷纹久久没有绽开，修饰得体的云鬓被海风拂乱了象瀑布向后飘去，她全然不觉，怔怔地望着愈来愈近的摩天大楼。几只白羽鸥鸟在桅杆间翻飞。

白色游轮擦着“娱乐号”而过。

“快到岸了，碧华，要准备行李了，咦，你哭了？呀！到家了还难过什么呀？”说话的是位叫洛丽的金发女郎，是英国人，她身材纤细，模样姣好，快言快语。她刚从房间里跑出来，迎面碰上那群男女还在鼓噪、嬉闹，不禁投去了厌恶的目光。她到处搜视着同学陈碧华的身影，后来，在船首的右侧发现了她正独处一隅，动也不动，似是在想什么。她从人群中挤搯过去，一下抱住陈碧华的削肩，扳过她的面孔，竟是满面泪水，洛丽一楞，呆怔怔地望着陈碧华道：

“碧华，到家了，不要哭嘛，你现在突然走进富豪大厦见到副总经理，哼，大伯一定要高兴死，他会很满意的，你在麻省理工学院取得了经济硕士学位，每年一万五千多元的学费全靠自己挣钱支付，哪一位千金小姐也不会象你这样……真要见到那位高傲自大的任丽娜小姐，不信她还敢轻视，嘲弄你……”

“洛丽，我有这种能力不再被人轻视？”她扳着洛丽的肩头，突然问道。

洛丽先是一楞，望着她冰冷的面孔，忸怩地道：

“怎么能，大学里大家都喜欢你……”她眨眨蓝眸，有几分疑惧地望着她的双眸，俊美的大眼睛里闪着冷光。

陈碧华朝洛丽嫣然一笑，揩净面颊上的泪水，意态娇懒

地道：

“洛丽，这里的事情你不懂，外边的世界与这里的也不一样，要世界容得下自己谈何容易呀……你说的任丽娜，我不会把她当做对手，哼，她不配……好了，离开澳门五六年，今天突然回来了，却好象一场梦……”

洛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她指着岸边说：“船到岸了。”

陈碧华携着她的手回到舱房里。

舷梯已经搭到岸上，乘客络绎不绝地上岸去了。

岸边绿草坪外缘的阔地上停满了各色车辆，日本超豪华“淑女”、法拉利全新四座跑车、英国的“格兰”、美国的“瓦得利”、法国的“马奔”……简直成了世界汽车大展。尤为显眼刺目的是一辆大发雅宝士，欧洲味十足，豪华、气派，三厢式五门揭背，横长方形的车头向两边伸去，扁平的中心，高灯低灯相配伍，转向灯则在车身两边，优美潇洒，神气十足。车门旁伫立着一位体魄健壮的男子，身着一件浅色西服，内穿针织套头高领衫，没系领带，倒显得活泼、自然。他正手搭着凉棚朝“娱乐号”停泊的地方观望，也象是来接客人的。

白色游轮的舷梯搭在码头上，乘客开始下船了。

“劳伦斯先生，准备下船了，喂，你听到了吗？”

一个黄发碧眼的英国青年从上等舱的窗孔里探出脑袋朝外喊着，叫劳伦斯的是位葡萄牙青年，栗色头发，白皙的皮肤，五官端正，气宇轩昂。他是从里斯本到澳门的捷安国际银行来任副总经理的。黄发碧眼的英国青年是他的朋友叫菲劳克勒，都在一个公司任职，菲劳克勒是捷安国际银行下属

的分支机构，座落在十月初五街141号B的分行办事处的负责人，他这次专程到葡萄牙首都去接劳伦斯副总经理赴澳上任的。

菲劳克勒是位乖巧的青年，在澳门几经风雨，股票生意上他是行家里手。从捷安国际银行一创办，他就以练习生的资历干起近似杂役的工作，这是英国人在澳门这片地界上最不屑一顾的活计，而他却干的很认真，起早摸黑，恪守职责，倒也赚来了一片“啧啧”称赞声。

菲劳克勒的父母离异，都在香港居住，在培养儿子和为儿子设计好前途方面，父母没尽半点心，他父亲酗酒，母亲崇拜浮华，寻求刺激。菲劳克勒瘦骨伶仃，其貌不扬。但他做事极为认真，脑袋很灵，什么事打脑子里一过，马上能作出准确清晰的分析，他发誓要利用好这副好脑瓜。

股票生意，是平地三尺雷的买卖，叫涨叫落，进股票交易所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出来说不定被分尸九段，面目全非。

机遇终于来了。

一身疲惫的菲劳克勒走进宽敞的电梯里，在上升的瞬间倚着炫目的莹光梯壁小憩，忽觉身子一晃，电梯在十二层停住了，门一开，走进一位身材魁梧的老年人。

他一眼认出这是国际银行总裁捷安先生。捷安不苟言笑，难以接近，就是开董事会，他的话也不多，只是眯着眼睛倾听董事们的议论，会议快要结束了，他才板上钉钉，一锤定音。

菲劳克勒盯着总裁，手里拿着的一截纸片，身子却拘谨地板直。总裁看了他一眼，菲劳克勒殷勤地道：

“总裁先生，二十层？”

捷安微微颌首。

菲劳克勒在电动数码盘上按下“20”的键，为了不耽误总裁的时间，在电梯将要在十四层停的刹那，他按了“速进”键。总裁默默地又望了他一眼。

“今夜赛狗，肯定是‘皇家天宝’可以赢头彩，这只澳大利亚的格力狗，正是发情期……”

菲劳克勒自言自语又象是说给捷安先生听。因为他看到总裁手中拿着一张赛狗票。

总裁眼睛一亮，饶有兴致地望着他，也似自语道：

“今日股市到收盘时对钢材和石油两项是抛出还是买进？”总裁当他为孩子，童子稚言无欺，讨个吉兆。

“离岛大桥马上就要动工，钢材是应当买进的……”

“皇家天宝”为捷安先生赢了二十万港币。

由于澳门、香港的货运近年发展很快。内港码头大部分重建，这就需要大宗钢材，尤其对离岛的开发，昔日需小渡轮来往已不适应，筹建离岛大桥急需钢材数十万吨，一下子钢材股票有涨无落。政府为招徕投资，还实施优惠的低税、免税政策……仅买进钢材股票一项，收益匪浅。

捷安国际银行的成就为同行们所瞩目。

菲劳克勒受到总裁的青睐，成为银行的高级职员。

他是一个称职的银行雇员，但并不满足于此。他又染指于博彩业。澳门博彩业已有一百四十多年历史，向有“赌埠”之称，1847年已有赌博合法化的法令。赌业专营，由政府开设。1896年7月10日起，葡国禁止赌博，澳门博彩业虽长期处于法律的边缘，但1937年还是出现了专营赌场，跑马、跑

狗在三十年代亦曾热闹一时。1961年2月，葡国海外省颁布法令，准许澳门以博彩作为一种“特殊的娱乐”，强调其对葡国经济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从而使长期存在的澳门博彩业正式合法化。

澳门成为世界三大赌场之一。澳门财政收入的两成，税收的五成来自博彩业。这个多元化结构的行业主要有三种博彩：一、幸运博彩；二、押注于跑狗、回力球及赛马车；三、彩票（包括白鸽票、即发彩票和各种形式的抽奖）。

而菲劳克勒是以购买或控制博彩业的股票施加影响的。

菲劳克勒对葡国青年劳伦斯颇有好感。这个青年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内涵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劳伦斯在美国长大，后来随家庭南下香港，考进中大崇基学院修读化学，后因政局动荡继续回美国就读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修读研究院，先后取得物理硕士衔及工商管理硕士衔。

菲劳克勒认为：劳伦斯就任副总经理除了得助于他那显赫有名的家族，他本人的才干也不负众望。

上等舱里的客人大多离去。几名侍者站在菲劳克勒身边等着搬运行李，仍然没见劳伦斯的影子，菲劳克勒跑上甲板，老远就看到劳伦斯正手举着一架高倍数望远镜在楞神。

他象是在观察市里的一座摩天大楼。

菲劳克勒的脚步声也没有惊动他。

劳伦斯举着的手有点儿抖动，脸色凝重呆滞。菲劳克勒推了他一把仿佛才醒过来，他放下望远镜，长吁了一口气，低头望望码头上熙熙攘攘的人流，目光移到菲劳克勒脸上，竟吓了菲劳克勒一跳，那眼神迟疑、惊惶。

“有人要跳楼，是个姑娘，非常漂亮的姑娘，幸亏被人救下来了……”

劳伦斯的话叫菲劳克勒听来象是梦呓，他疑惑地望望老远老远的地方，被夕辉笼罩着的一座摩天大楼。

在岸边等候的一个青年看到了菲劳克勒，招着手大声地打着招呼，一只手又伸进大发雅宝士轿车里掀动喇叭，菲劳克勒打了个响榧，回了他一个笑波。

富豪大厦。

如同一支巨笋直插天际。

峭拔峻伟的大厦端部是直径为百平米的直升机停机坪。因为没最后完工，地上还散落着建筑器材，钢板、脚手架钢管等等。

绕围四周的茶色玻璃幕墙，齐胸高。高空劲风刮过幕墙发出一阵阵骇人的怪吼。

一位纤细身姿的女子站在幕墙的护栏处，雪白的衫裙被风鼓得满满的，她的一只脚已经踏到护栏铁索的外缘，两只手使劲抓住悠荡的铁索，劲风吹着她那单薄的身躯，使之前后晃动，她简直象片枯叶随时都可能被狂风旋转而去……女子的脸色惨白，双眸痛苦地紧闭着，满面泪痕，似乎下定坠楼而亡的决心。她厌恶这个世界，俊俏的脸庞透着厌世的愤懑，整个大脑变得空空洞洞。弥漫过来的乳白色的海雾，遮蔽了下边络绎如流的车辆和鳞次栉比的大楼群，缥缈的乳雾，凉丝丝的，触着她那近似麻木的皮肤，象是告诉她：唯有从这个地方投身柔和湿润流动着的水气中，身心所蒙受的创伤和耻辱才能永远、永远地解脱……一想到生命即将结

束，她那本能的防御心理似乎又唤起她残存的良知：自我结束生命是何等的荒谬！

即使自己的身姿再优美，从三十五层大楼顶端翩然而下，跌落在人行道上，攒动的人群被惊得跌跌撞撞地躲闪避让，无数双惊恐的眼睛投出的目光落在血肉模糊的躯体上，这本身就是亵渎和轻蔑！她希冀别人抑或是怜惜的目光……她喉咙梗塞，双唇颤抖，回眸瞥了一眼，留恋的目光收回到怀前的微微鼓起的小腹上，觉得似一道强电流穿过心扉，头晕目眩，她意识到腹中的生命刚刚躁动，却要伴随着母亲在大自然里消失了……她神志恍惚地望见一个英俊的男子在面前出现了：高挑的身材，温存的眼睛……是淳于白马？是他！她突然感到一阵恶心。他那温存的眼睛里隐含着怪戾和残酷……她咬咬牙齿，猝然，回首将手一张，身子向虚空投去。

她的身子晃了晃，仍然立在幕墙上，她四下环顾：一位青年男子，强悍、健美，一副有力的臂膀环扣着她的双腿，力量很大，扣得死死的，他的膝盖死劲顶住幕墙内缘的水泥墙。欲跳楼的女子，怒睁双眸，用怨恨的目光望着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青年人，她发出一声痛苦的长嘶，让人毛骨悚然！

“你……放开我！……你……混蛋！”

“小姐，这个地方不能死，”因为用劲过分，脸颊憋得通红的青年怯生生地道：“我给你选一个更适合小姐跳楼的地方，小姐不会反对吧？这下边有弹簧防护网是损不死人的……”

这些话对寻死的人来说不亚于恭维，而且这位小姐也完全失望了，她那孱弱的身躯是挣脱不开小伙子横劲十足的双臂的。她身子一软，瘫在青年男人的怀里，一下昏厥过去。

青年人将她软塌塌的身肢，轻轻平放在一页木板上，蹲在她身边，用食指掐着年轻女子鼻间的人中穴，间或，女子那白皙的脖颈里咕咕气动，缓上气来，两颊泛上血色，一双俊目的长睫毛上挂满了泪水，她怔怔地望着救自己免于死命的青年男子，是怒是怨是恨是谢，都说不清楚。她眉头紧蹙，要挣扎着坐起来。

“任丽娜小姐，你应当理智些，现在再寻死，会株连到我了，出现任何一种结局，我都逃脱不了干系，一位千金小姐在我的面前坠楼而亡，警方可以编织一个动人的故事，将我投入监狱。”

女子坐起来，冷冷地说道。

“你是谁，怎么认识我？为什么救我？”

她疑惑地望着能叫出自己名字的男子，悲凄地问道，似乎是他做错了。

“我是谁倒无关紧要，我相信富豪的总经理任天宇老先生和其他一些人一定会乘高速电梯，马上出现在这里，你这个样子让大家看到……会丢丑的，传扬出去，小姐浑身是嘴也说不明白的。”

任丽娜小姐闻言一愣，痛苦地一皱眉头，垂下双臂，呆若木鸡。他说得对，这个花花世界，人都有面纱裹着，千万别把真面目显露出来，尊严一旦失掉，什么都荡然无存，尽管你精心装饰，人们会在聚餐宴席或沙龙舞会上，用冷漠的目光盯视着你的背影，说长道短。

她光着一只脚，纤细匀称的双足，只着一只白高跟鞋，另一只鞋不知失落何处。

青年人俯着身子朝幕墙外边望望，突然，翻身过去，用

双足尖勾住幕墙边缘，将身子探在墙外。此时，任丽娜惊诧地睁大眼睛，惊得她汗流浹背，为青年人担着心。那青年人在滴水檐上摸到了那只高跟鞋，然后他挺直身子，一个鲤鱼打挺，跳下幕墙，将手里的高跟鞋递给了惊颤不安的任丽娜。

她小心翼翼地接到手里，满是泪光的双眸久久地凝视着他。

忽然，平台出口的玻璃转门簧声震响，一群人急不可待跑了上来……

桃红色的“淑女”轿车，穿行在车流中，显示出它高超的技术性能，是法拉利车系列款式的佼佼者，这种四座跑车外形呈流线型，座位宽敞舒适。在澳门的众多车辆中，“淑女”还寥寥可数，每部定价一百三十五万港元，令人咋舌，不敢问津。乘坐“淑女”是地位和身份的象征。

驾车的女士叫华胭脂，是澳门百货办馆业商会的女秘书。

她还是人头马洋酒有限公司的董事。人很活泼且有魅力，她那晶莹剔透异常细腻润白的皮肤，滑如凝脂，馨香透人，同仁们称她是杨贵妃临世，她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却随口诵道：“‘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人们都戏谑地称她叫：华白梅，她欣然答应。

她得知陈碧华由美返澳的消息，欣喜若狂，她与陈碧华同岁，辈份却是她的小姨，俩人感情相投，相互依恋，脾性却大不一样，华白梅风风火火，熙熙攘攘，喜怒哀乐全在嘴上、脸上，陈碧华文静娴淑，深居简出，落落寡合，什么事

情都是恬淡相待，不轻易显露在外表上。她过去在富豪董事会里担任簿记，尽管父亲陈智周也是富豪娱乐场的副总经理，但是董事长兼总经理任天宇的女儿任丽娜却总是寻陈碧华的开心。她心里很清楚，酸溜溜的，还是扬着笑脸，若无其事。

“怎么样，大小姐，澳门还是那副老样子吧？改不了，葡萄牙政府净耍嘴皮子！”华白梅左手扶着驾驶盘，笑着问陈碧华。

陈碧华的目光正落在迅速向后移动的街道上，飞快旋转，很快逝去的各色招牌：巴黎发屋、银禧酒家、小小书店、金海餐厅、华生行、苓亭……

“喔，一晃五六年改了许多，”陈碧华朝身旁的英国女郎洛丽望望，俩人相视一笑，“姨妈，新店开了不少呐。”

“唷，别叫的老声老气，还叫我白梅就是了。”

“哦，白梅小姐，”陈碧华浅浅一笑，“你还是左撇子？”

“喂……改不了，过去长辈们都逼我改，说左撇子意味着身份低贱，遭遇坎坷，现在报纸又刊登文章称左撇子长寿，我若是改了，岂不又吃了亏？嘻……”

华白梅笑得前仰后合。

洛丽、陈碧华也憋不住，被逗笑了，削肩耸动。

洛丽的华语生硬：

“左撇子？噢，我知道了，left，哦，是左，还有点儿那个……”

“小姐，别不好意思说，我明白，左撇子在英文词典里还有笨蛋的意思，哈哈……”

华白梅开怀大笑，弄得洛丽挺尴尬，还是陈碧华用纤手

抚摸着她的膝盖，给了她一个歉意的笑波。

轿车驶入海滩公路上，视野宽阔，车辆稀少，“淑女”似一团火焰，在公路上飞跃着，忽然，华白梅眼睛一亮，想起了什么？她仰脸朝车内反光镜瞥了一眼道：

“碧华，最近发生了一件怪事……”

“嗯？”陈碧华望着华白梅的后背。

“真不可思议……”华白梅撇撇嘴，似苦笑又似嘲弄，“你想知道什么叫虚荣吗？是女人的虚荣心，喏，你瞧瞧这份澳门晚报——”华白梅没有回首，从前座上把报纸递给了陈碧华。

陈碧华接过报纸，掠了一眼，被华白梅摺叠着的一则消息是治丧的讣告：

先慈 太夫人柳亚仙 于主历一九八〇年十月十二日上午八时四十六分在养和医院蒙主宠召，仙逝奉主，享世八十五载，今于九〇年六月十日由香港万国公墓奉移澳门殡仪馆治丧，谨定主历六月十二日下午一时半在该馆大礼堂举行安息礼拜即迁新地，哀此讣。

子 治国

媳 雪珠

孙女 柳如烟

外曾孙女 春风

得意

百媚

婿 劳伦斯

婿 黄炎鑫

婿 施恩勒斯

治丧处：澳门殡仪馆